

《中华侠义小说全集》

《东周列国演义》

(明) 冯梦龙 著

第 40 回

先轸诡谋激子玉

晋楚城濮大交兵

话说赵衰奉了晋侯密旨，乘车来看魏犇。时魏犇胸脯伤重，病卧于床，问：“来者是几人？”左右曰：“只赵司马单车至此。”魏犇曰：“此探吾死生，欲以我行法耳！”乃命左右取匹帛：“为我束胸，我当出见使者。”左右曰：“将军病甚，不宜轻动。”魏犇大喝曰：“病不至死，决勿多言！”如常装束而出。赵衰问曰：“闻将军病，犹能起乎？主公使衰问子所苦。”魏犇曰：“君命至此，不敢不敬，故勉强束胸以见吾子。犇自知有罪当死。万一获赦，尚将以余息报君父之恩，其敢自逸！”于是距跃者三，曲踊者三。赵衰曰：“将军保重，衰当为主公言之。”乃复命于文公，言：“魏犇虽伤，尚能跃踊，且不失臣礼，不忘报效。君若赦之，后必以死报效也。”文公曰：“苟足以申法而警众，寡人亦何乐乎多杀！”须臾，荀息父拘颠颉至，文公骂曰：“汝焚僖大夫之家何意？”颠颉曰：“介子推割股啖君，亦遭焚死，况盘飧乎？臣欲使僖负羁附于介山之庙也！”文公大怒曰：“介子推逃禄不仕，与寡人何干？”乃问赵衰曰：“颠颉主谋放火，违命擅刑，该当何罪？”赵衰应曰：“如令当斩首！”文公喝命军正用刑，刀斧手将颠颉拥出辕门斩之。命以其首祭负羁于僖氏之家，悬其首于北门，号令曰：

“今后有违寡人之令者，视此！”文公又问赵衰曰：“魏犇与颠颉同行，不能谏阻，该当何罪？”赵衰应曰：“当革职，使立功赎罪。”文公乃革魏犇戎右之职，以舟之侨代之。将士皆相顾曰：“颠、魏二将，有十九年从亡大功，一旦违背君命，或诛或革，何况他人乎？国法无私，各宜谨慎！”自此三军肃然知畏。史官有诗云：

乱国全凭用法严，私劳公议两难兼。

只因违命功难赎，岂为盘飧一夕淹？

话分两头。却说楚成王伐宋，克了缙邑，直至睢阳，四面筑起长围，欲俟其困，迫而降之。忽报：“卫国遣使臣孙炎告急。”楚王召问其事，孙炎将晋取五鹿，及卫君出居襄牛之事，备细诉说：“如救兵稍迟，楚丘将失守。”楚王曰：“吾舅受困，不得不救。”乃分拨申、息二邑之兵，留元帅成得臣及斗越椒、斗勃、宛春一班将佐，同各路诸侯围宋。自统蔣吕臣、斗宜申等，率中军两广，亲往救卫。四路诸侯，亦虑本国有事，各各辞回，只留其将统兵。陈将辕选，蔡将公子印，郑将石癸，许将百畴，俱听得臣调度。

楚王行至半途，闻晋兵已移向曹国，正议救曹。未几，报至：“晋兵已破曹，执其君。”楚王大惊曰：“晋之用兵，为何如此神速尔？”遂驻军于申城，遣人往穀，调回公子雍及易牙等，以穀地仍复归齐，使申公叔侯与齐讲和，撤戍而还。又遣人往宋，调回成得臣之师，且戒谕之曰：“晋侯在外十九年矣，年逾六旬，而果得晋国，备尝险阻，通达畏情，殆天假之年，以昌大晋国之业。非楚所能敌也，不如让之。”使命至穀，申公叔侯致穀修好于齐，班师回楚。只有成得臣自持其才勇，愤愤不平，谓众诸侯曰：“宋城旦暮且破，奈何去之？”斗越椒亦以为然。得臣遣使回见楚王：“愿少待破宋，奏凯而回。如

遇晋师，请决一死战；若不能取胜，甘伏军法。”楚王召子文问曰：“孤欲召子玉还，而子玉请战，于卿何如？”子文曰：“晋之救宋，志在图伯，然晋之伯，非楚利也。能与晋抗者惟楚，楚若避晋，则晋遂伯矣。且曹卫我之与国，见楚避晋，必惧而附晋，姑令相持，以坚曹卫之心，不亦可乎？王但戒子玉勿轻与晋战，若讲和而退，犹不失南北之局势也。”楚王如其言，吩咐越椒，告戒得臣勿轻战，可和则和。成得臣闻越椒回复之话，且喜不即班师，攻宋愈急，昼夜不息。

宋成公初时得公孙固报言：晋侯将伐曹卫以解宋围，乃悉力固守。及楚成王分兵一半，救卫去了，得臣之围愈急，心下愈慌。大夫门尹般进曰：“晋知救卫之师已行，未知围宋之师未退也。臣请冒死出城，再见晋君，乞其救援。”宋成公曰：“求人至再，岂可以空言往乎？”乃籍库藏中宝玉重器之数，造成册籍，献于晋侯，以求进兵，只等楚兵功势稍减，便照册输纳。门尹般再要一人助行，宋公使华秀老同之。二人辞了宋公，觑个方便，缒城而出。偷过敌寨，一路询访晋军到于何处，径奔军前告急。

门尹般、华秀老二人见了晋侯，涕泣而言：“敝邑亡在旦夕，寡君惟是不腆宗器，愿纳左右，乞赐哀怜！”文公谓先轸曰：“宋事急矣！若不往救，是无宋也。若往救，必须战楚。郤穀曾为寡人策之，非合齐、秦为助不可。今楚归敷地于齐，与之通好，秦楚又无隙，未肯合谋，将若之何？”先轸对曰：“臣有一策，能使齐秦自来战楚。”文公欣然，问：“卿有何妙计，使齐秦自来战楚？”先轸对曰：“宋之赂我，可谓厚矣！受赂而救，君何义焉？不如辞之。使宋以赂晋之物，分赂齐秦，求二国向楚发救兵，乞其解围。二国自谓力能得之于楚，必遣使至楚。楚若不从，则齐秦之隙成矣。”文公曰：“倘请之而

从，齐秦将以宋奉楚，与我何利焉？”先轸对曰：“臣又有一策能使楚必不从齐秦之请。”文公曰：“卿又有何计，使楚必不从齐秦之请？”先轸曰：“曹卫，楚所爱也，宋，楚所嫉也。我已逐卫侯，执曹伯矣。二国土地，在我掌握，与宋连界。诚割取二国田土，以畀宋人，则楚之恨宋愈甚。齐秦虽请，其肯从乎？齐秦怜宋而怒楚，虽欲不与晋合，不可得也。”文公抚掌称善。乃使门尹般以宝玉重器之数，分作二籍，转献齐秦二国。门尹般如秦，华秀老如齐，约定一般说话，相见之间，须要极其哀恳。

秀老至齐，参见了昭公，言：“晋楚方恶，此难非上国不解。若因上国得保社稷，不惟先朝重器不敢爱，愿年年聘好，子孙无间。”齐昭公问曰：“今楚君何在？”华秀老曰：“楚王亦肯解围，已退师于申矣。惟楚令尹成得臣新得楚政，谓敝邑旦暮围攻，贪功不迟。是以乞怜于上国耳！”昭公曰：“楚王前日取我穀邑，近日复归于我，结好而退，此无贪功之心。既令尹成得臣不肯解围，寡人为宋曲意请之。”乃命崔夭为使，径至宋地，往见得臣，为宋求释。门尹般到秦，亦如华秀老之言。秦穆公亦遣公子絅为使，至楚军与得臣讨情。齐秦两不相照，各自遣使至楚。

门尹般和华秀老俱转回晋军回话。文公谓之曰：“寡人已灭曹卫，其田地近宋者，不敢私为己有。”乃命狐偃同门尹般收取卫田，命胥臣同华秀老收取曹田，把两国守臣尽行赶逐。崔夭、公子絅正在成得臣幕下替宋讲和，恰好那些被逐的守臣，纷纷来诉，说：“宋大夫门尹般、华秀老倚晋之威，将本国田土，都割据去了。”得臣大怒，谓齐秦使者曰：“宋人如此欺负曹卫，岂像个讲和的？不敢奉命，休怪，休怪！”崔夭和公子絅讨得一场没趣，即时辞回。晋侯闻得臣不准齐秦二国之请

和，预遣人于中途邀迎二国使臣，到于营中；盛席款待，诉以：“楚将骄横无礼，即日与晋交战，望二国出兵相助。”崔夭、公子絳领命去了。

且说得臣誓于众曰：“不复曹卫，宁死必不回军！”楚将宛春献策曰：“小将有一计，可以不劳兵刃，而复曹卫之封。”得臣问曰：“子有何计？”宛春曰：“晋之逐卫君，执曹伯，臂为宋也。元帅诚遣一使至晋军，好言讲解，要晋恢复曹卫之君，还其田土，我这里亦解宋围，大家罢战休兵，岂不为美？”得臣曰：“倘晋不听如何？”宛春曰：“元帅先以解围之说，明告宋人，姑缓其攻。宋人思脱楚祸，如倒悬之望解，若晋侯不允，不仅曹卫二国怨晋，宋亦怒之。聚三怨以敌一晋，我之胜数多矣。”得臣曰：“谁人敢使晋军？”宛春曰：“元帅若以现委，春不敢辞。”得臣乃放缓宋国之攻，命宛春为使，乘单车直趋晋军，谓文公曰：“君之外臣得臣，再拜君侯麾下，楚之有曹卫，犹晋之有宋也。君若复卫封曹，得臣亦愿解围去宋，彼此修睦，各免生灵涂炭之苦。”

言犹未尽，只见狐偃在旁，咬牙怒目骂道：“子玉好没道理！你释了一个未亡之宋，却要我这里复两个已亡之国，你只想占便宜！”先轸急蹶狐偃之足，谓宛春曰：“曹卫罪不至灭亡，寡君亦欲复之。且请暂住后营，容我君臣计议施行。”栾枝引宛春归于后营。狐偃问于先轸曰：“子载真欲听宛春之请乎？”轸曰：“宛春之请，不可听，亦不可不听。”偃曰：“何谓也？”轸曰：“宛春此来，盖子玉奸计，欲居德于己，而归怨于晋也。不听，则弃三国，怨在晋矣；听之，则复三国，德又在楚矣。为今之计，不如私许曹卫，以离间其党，再拘执宛春以激其怒，得臣性刚而躁，必移兵索战于我，是宋围不求解而自解也。倘若子玉自与宋通和，则我遂失宋矣。”文公曰：

“子载之计甚善！但寡人以前受楚君之惠，今拘执其使，恐于报施之理有碍。”栾枝对曰：“楚吞噬小国，凌辱大邦，此皆中原之大耻。君不图伯则已，如欲图伯，耻在于君，乃怀区区之小惠乎？”文公曰骂：“微卿言，寡人不知也！”遂命栾枝押送宛春于五鹿，交付守将郤步扬小心看管。所有原来车骑从人，尽行驱回，命他传话令尹曰：“宛春无礼，已行囚禁，待拿得令尹，一同诛戮。”从人抱头鼠窜而去。文公打发宛春事毕，使人告曹共公曰：“寡人岂为出亡小忿，求过于君？所以不释然于君者，以君之附楚故也。君若遣一介告绝于楚，以明君之与晋，即当送君还曹耳。”曹共公急于求释，信以为然，遂为书遗得臣云：

孤惧社稷之陨，死亡不免，不得已即安于晋，不得复事上国。上国若能驱晋以为孤宁宇，孤敢有二心耶？

文公又使人往襄牛见卫成公，亦以复国许之。成公大喜。宁俞谏曰：“此晋国反间之计，不可信之。”成公不听，亦致书得臣，大约如曹伯之语。时得臣方闻宛春被拘之报，咆哮叫跳，大骂：“晋重耳，你是跑不伤饿不死的老贼！当初在我国中，是我刀砧上一块肉，今才得返国为君，辄如此欺负人！自古，‘两国相争，不罪来使’。如何将我使臣拿住？吾当亲往与他讲理。”正在发怒，帐外小卒报道：“曹卫二国，各有书札上呈元帅。”得臣想道：“卫侯曹伯流离之际，有甚书来通我？必是打探得晋国什么破绽，私来报我，此乃天助我成功也！”后书看时，如此恁般，却是从晋绝楚的话头，气得心头一片无明火，直透上三千丈不止，大叫道：“这两封书，又是老贼逼他写的！老贼，老贼！今日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定要拚个死活！”遂吩咐大小三军，撤了宋围，且去晋寻重耳做对。“待我败了晋军，怕残宋往哪里去！”斗越椒曰：“吾王曾叮咛不可

轻战。若元帅要战之时，还须禀命而行。况齐秦二国，曾为宋求情，恨元帅不从，必然遣兵助晋。我国虽有陈、蔡、郑、许相助，恐非齐秦之敌。必须入朝请添兵益将，方可赴敌。”得臣曰：“就烦大夫一行，以速为贵。”

越椒奉元帅将令，径到申邑，来见楚王，奏知请兵交战之意。楚王怒曰：“寡人戒勿与战，于玉强要出师，能保必胜乎？”越椒对曰：“得臣有言在前：‘如若不胜，甘当军令。’”楚王终不快意，乃使斗宜申将西广之兵而往。楚兵分二广，东广在左，西广在右，凡精兵均在东广。西广之兵，不过千人，又非精卒，乃是楚王疑其兵败，不肯多拨之意。成得臣之子成大心，聚集宗人之兵，约六百人，自请助战，楚王许之。斗宜申同越椒领兵至宋，得臣看兵少，心中愈怒，大言曰：“便不添兵，难道我胜不得晋？”即日约会四路诸侯之兵，拔寨而起。这一去，正中在先轸的机谋了。髡翁有诗云：

久困睢阳功未收，勃然一怒战群侯。

得臣纵有冲天志，怎脱今朝先轸谋！

得臣以西广戎车，兼成氏本宗之兵，自将中军。使斗宜申率申邑之师，同郑、许二路兵将为左军。使斗勃率息邑之兵，同陈、蔡二路兵将为右军。一路上，雨骤风驰，直逼晋侯大寨，分三处屯聚。

晋文公集诸将问计。先轸曰：“本谋致楚，欲以挫之。且楚自伐齐围宋，以至于今，其师劳矣。必战楚，毋失敌！”狐偃曰：“主公昔日在楚君面前，曾有一言：‘他日治兵中原，请避君三舍。’今遂与楚战，是无信也。主公向不失信于原人，乃失信于楚君乎？必避楚。”诸将皆赧然曰：“以君避臣，受耻辱甚矣！不可，不可！”狐偃曰：“子玉虽刚狠，然楚君之惠，不可忘也。吾避楚，非避子玉。”诸将又曰：“倘楚兵追至，奈

何？”狐偃曰：“若我退，楚亦退，必不能复围宋矣。如我退而楚进，则以臣逼君，其过在彼。避而不得，人有怒心，彼骄我怒，不胜何为？”文公曰：“子犯之言是也。”传令：“三军俱退！”晋军均退三十里，军吏来禀曰：“已退一舍之地矣。”文公曰：“未也。”又退三十里，文公仍不许驻军。直退到九十里之程，地名曰城濮，恰是三舍之远，方命安营息马。时齐孝公命上卿国懿仲之子国归父为大将，崔夭副之。秦穆公使其次子小子黀为大将，蹇白乙副之。各率大兵，协同晋师战楚，俱于城濮下寨。宋围已解，宋成公亦遣司马公孙固至晋军拜谢，就留军中助战。

却说楚军见晋军移营退避，各有喜色。斗勃曰：“晋侯以君避臣，于我亦有荣名矣。不如借此旋师，虽无功，亦免于罪。”得臣怒曰：“吾已请添兵将，若不一战，何以复命？晋军既退，其气已怯，宜疾追之！”传令：“速进！”楚军行九十里，恰与晋军相遇，得臣相度地势，凭山阻泽，据险为营。晋诸将言于先轸曰：“楚若据险，攻之难拔，宜出兵争之。”先轸曰：“夫据险以固守也。子玉远来，志在战而不在守。虽据险，安所用之？”时文公亦以战楚为疑。狐偃奏曰：“今日对垒，势在必战。战而胜，可以伯诸侯；即使不胜，我国外河内山，足以自固。楚其奈我何？”文公意犹未决。

是夜就寝，忽得一梦，梦见如先年出亡之时，身在楚国，与楚王手搏为戏，气力不加，仰面倒地，楚王伏于身上，击破其脑，以口喋之。觉醒，心中甚惧。时狐偃同宿帐中，文公呼而告之，如此恁般：“梦中斗楚不胜，彼饮吾脑，恐非吉兆乎？”狐偃称贺曰：“此大吉之兆也！君必胜矣！”文公曰：“吉在何处？”狐偃对曰：“君仰面倒地，得天相照；楚王伏于身上，乃伏地请罪也。脑所以柔物，君以脑予楚，柔服之矣，非胜而

何？”文公意乃释然。天色乍明，军吏报：“楚国使人来下战书。”文公后而观之，书云：

请与君之士戏，君凭轼而观之，得臣与寓目焉。

狐偃曰：“战，危事也，而曰戏，彼不敬其事矣，能无不乎？”文公使栾枝答其书云：

寡人未忘楚君之惠，是以敬退三舍，不敢与大夫对垒。

大夫必欲观兵，敢不惟命！诘朝相见。

楚使者去后，文公使先轸再阅兵车，共七百乘，精兵五万余人，齐秦之众，不在其内。文公登有莘之墟，以望其师，见其少长有序，进退有节，叹曰：“此郤穀之遗教也，以此应敌可矣。”使人伐其山木，以备战具。先轸分拨兵将，使狐毛、狐偃引上军，同秦国副将蹇白乙攻楚左师，与斗宜申交战。使栾枝、胥臣引下军，同齐国副将崔夭，攻楚右师，与斗勃交战。各授计策行事。自与郤溱、祁瞒中军压阵，与成得臣相持。却命荀林父、士会，各率五千人为左右翼，准备接应。再命国归父、小子憖，各引本国之兵，从间道抄出于楚军背后埋伏，只等楚军败北，便杀入据其大寨。时魏犇胸疾已愈，自请为先锋。先轸曰：“留老将军有用处。从有莘南去，有一地名曰空桑，与楚连谷地面接壤，老将军可引一支兵，伏于彼处，截楚败兵归路，擒拿楚将。”魏犇欣然去了。赵衰、孙伯纠、羊舌突、茅筏等一班文武，保护晋文公于有莘山上观战。再命舟之侨于南河整顿船只，伺候装载楚军辎重，临期无误。次日黎明，晋军列阵于有莘之北，楚军列阵于南，彼此三军，各自成列。得臣传令，命：“左右二军先进，中军继之。”

且说晋下军大夫栾枝，打探楚右师用陈、蔡为前队，喜曰：“元帅密谓我曰：‘陈、蔡怯战而易动。’先挫陈、蔡，则右师不攻而自溃矣。”乃使蹇白乙出战。陈轅选蔡公子印，欲在斗

勃前建功，争先出车。未及交锋，晋兵忽然退后。二将方欲追赶，只见对阵门旗开处，一声炮响，胥臣领着一阵大车，冲将出来。驾车之马，都用虎皮蒙背，敌马见之，误认为真虎，惊惶跳踯，执辔者拿把不住，牵车回走，反冲动斗勃后队。胥臣和蹇白乙乘乱掩杀，胥臣斧劈公子印于车下，蹇白乙箭射斗勃中颊。斗勃带箭负伤而逃，楚右师大败，死者枕藉，不计其数。栾枝遣军卒，假扮作陈、蔡军人，执着彼处旗号，往报楚军，说：“右师已得胜，速速进兵，共成大功。”得臣凭轼望之，但见晋军北奔，烟尘蔽天，喜曰：“晋下军果败矣！”急催左师拼力前进。

斗宜申见对阵大旆高悬，料是主将，抖擞精神，冲杀过来。这里狐偃迎住，略战数合，只见阵后大乱，狐偃回辔便走，大旆亦往后退行。斗宜申只道晋军已溃，指引郑、许二将，尽力追逐。忽然鼓声大震，先轸、郤溱各引精兵一支，从半腰里横冲过来，将楚军截做二段。狐毛、狐偃翻身复战，两下夹攻。郑许之兵先自惊溃，宜申支架不住，拚死命杀出，遇着齐将崔天，又杀一阵，尽弃其车马器械，杂于步卒之中，爬山而遁。原来晋下军伪作北奔，烟尘蔽天，却是栾枝砍下有莘山之木，曳于车后，车驰木走，自然刮地尘飞，哄得左军贪功索战。狐毛又诈设大旆，命人曳之而走，装做奔溃之状。狐偃佯败，诱其驱逐。先轸早已算定，吩咐祁瞒虚建大将旗，守定中军，任他敌军搦战，切不可出应，自引兵从阵后抄出，横冲过来，恰与二狐夹攻，遂获全胜。这都是先轸设下的计策。有诗为证：

临机何用阵堂堂？先轸奇谋不可挡。

只用虎皮蒙马计，楚军左右尽奔亡。

话说楚元帅成得臣虽则恃勇求战，想着楚王两番教诫之语，却也不敢莽撞。传闻左右二军，俱已进战得利，追逐晋兵，遂

令中军击鼓，使其子小将军成大心出阵。祁瞒先时，也谨尊先轸之戒，坚守阵门，全不理睬。楚中军又发起第二通鼓，成大心手提画戟，在阵前耀武扬威。祁瞒忍耐不住，使人察之，回报：“是个十五岁的孩子。”祁瞒曰：“谅童子有何本事！手到拿来，也算我中军一功。”喝令：“擂鼓！”战鼓一鸣，阵门开处，祁瞒舞刀而出，小将军便迎住交锋。约斗二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斗越椒在门旗之下，见小将军未能取胜，即忙驾车而出，拈弓搭箭，觑得较亲，一箭正射中祁瞒的盔缨。祁瞒吃了一惊，欲待退回本阵，恐冲动了大军，只得绕阵而走。斗越椒大叫：“此败将不须追之，可杀入中军，擒拿先轸！”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41 回

连谷城子玉自杀

践土坛晋侯主盟

话说楚将斗越椒与小将军成大心，不去追赶祁瞒，竟杀入中军，越椒见大将旗迎风飘扬，一箭射将下来。晋军不见了帅旗，登时大乱。却得荀林父、先蔑两路接应兵到，荀林父接住斗越椒厮杀，先蔑接住成大心厮杀。成得臣挥军大进，振臂大呼曰：“今日若容晋军一个生还，誓不回军！”正在施设，先轸、郤溱兵到，两下混战多时。栾枝、胥臣、狐毛、狐偃一齐杀到，如铜墙铁壁，围裹将来。得臣方知左右二军已溃，无心恋战，急急传令鸣金收军。怎挡得晋兵众甚势盛，把楚家兵将，分做十来处围住。小将军成大心一支画戟，神出鬼没，率领宗兵六百人，无不一以当百，保护其父得臣，拚命杀出重围。待不见斗越椒，复翻身杀入。那斗越椒，乃是子文之从弟，生得状如熊虎，声若豺狼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精于射艺，矢无虚发。在晋军中左冲右突，正寻觅成家父子。恰好成大心遇见，说：“元帅已走，将军可快行！”两个遂合做一处，各奋神威，复救出许多楚军，溃围而出。

晋文公在有莘山上，观见晋兵得胜，忙使人命先轸传谕各军：“但逐楚兵出了宋卫之境足矣。不必多事擒杀，以伤两国之情，负了楚王施惠之意。”先轸遂约住诸军，不行追赶。惟

祁瞒违令出战，囚于后军，伺候发落。胡曾先生有诗云：

避兵三舍为酬恩，又诚穷追免楚军。

两敌交锋尚如此，平居负义是何人？

陈、蔡、郑、许四国，均损兵折将，各自逃生，回本国去了。单说成得臣同成大心、斗越椒出了重围，急投大寨。前哨报：“寨中已竖起齐秦两家旗号了！”原来国归父、小子慝二将杀散楚兵，占据了大寨，辎重粮草，尽归其手。得臣不敢经过，只得倒转从有莘山后，沿睢水一路而行。斗宜申、斗勃各引残兵来会。行至空桑地面，忽然连珠炮响，一军挡路，旗上写“大将魏”字。魏犇先在楚国，独制貔貅，楚人无不服其神勇，今日路挡险处，遇此劲敌，那残兵又都是个伤弓之鸟，谁人不丧胆消魂，早已望风而溃了。斗越椒大怒，叫小将军保护元帅，奋起精神，独力拒战。斗宜申、斗勃也只得勉强相助。魏犇力战三将，水泄不漏。

正在相持，忽见北来一人，飞马而至，大叫：“将军罢战，先元帅奉主公之命：‘放楚将生还本国，以报出亡时款待之德。’”魏犇方才住手，命军士分开两边，大喝：“饶你去！”得臣等奔走不迭，回至连谷，点检残军，中军虽有损折，尚十存六七；其申息之师，分属左右二军者，所存十五一二。哀哉！古人有吊战场诗云：

胜败兵家不可常，英雄几个老沙场？

禽奔兽骇投坑阱，肉颤筋飞饱剑芒；

鬼火荧荧魂宿草，悲风飒飒骨侵霜。

劝君莫羨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命亡！

得臣大恸曰：“本图为楚国扬万里之威，不意中晋人诡谋，贪功败绩，罪复何辞？”乃与斗宜申、斗勃俱自囚于连谷，使其子大心部领残军，去见楚王，自请受诛。时楚成王尚在申城，

见成大心至，大怒曰：“汝父有言在前：‘不胜甘当军令。’今有何言？”成大心叩头曰：“臣父自知其罪，便欲自杀，臣实止之。欲使就君之戮，以申国法也。”楚王曰：“楚国之法，兵败者死。诸将速宜自裁，毋污吾斧钺！”成大心见楚王无怜赦之意，号泣而出，回复得臣。得臣叹曰：“纵楚王赦我，我亦何面目见申息之父老乎？”乃北向再拜，拔佩剑自刎而死。

却说蔣贾在家，问其父蔣吕臣曰：“闻令尹兵败，信乎？”吕臣曰：“信。”蔣贾曰：“王何以处之？”蔣吕臣曰：“子玉与诸将请死，王听之矣。”蔣贾曰：“子玉刚愎而骄，不可独任。然其人强毅不屈，使得智谋之士，以为之辅，可使立功。今虽兵败，他日能报晋仇者，必子玉也。父亲何不谏而留之？”吕臣曰：“王怒甚，恐言之无益。”蔣贾曰：“父亲不记范巫裔似之言乎？”吕臣曰：“汝试言之。”蔣贾曰：“裔似善相人，主上为公子时，裔似曾言‘主上与子玉、子西三人，日后皆不得其死。’主上切记其言，即位之日，即赐子玉、子西免死牌各一面。欲使裔似之言不验也。主上怒中，偶忘之耳。父亲若言及此，主上必留二臣无疑矣。”吕臣即时去见楚王，奏曰：“子玉罪虽当死，然吾王曾有免死牌在彼，可以赦之。”楚王愕然曰：“岂非范巫裔似之故耶？微子言，寡人几忘之矣！”乃使大夫潘_F同成大心乘急传宜楚王命：“败将一概免死！”比及到连谷时，得臣先死半日矣。左师将军斗宜申亦悬梁自缢，因身躯重大，悬帛断绝，恰好免死命至，留下性命。斗勃原要收殓子玉、子西之尸，方才自尽，故此亦不曾死。单死了个成得臣，岂非命乎？潜渊居士有诗吊之云：

楚国昂藏一丈夫，气吞全晋挟雄图。

一朝失足身躯丧，始信坚强是死徒。

成大心殓殓父尸，斗宜申、斗勃、斗越椒等，随潘_F到申

城谒见楚王，伏地拜谢不杀之恩。楚王知得臣自杀，懊悔不已。还驾郢都，升蔣吕臣为令尹。贬斗宜申为商邑尹，谓之商公。斗勃出守襄城。楚王转怜得臣之死，拜其子成大心、成嘉俱为大夫。令尹子文致政居家，闻得臣兵败，叹曰：“不出蔣贾所料！吾之识见，反不如童子，宁不自羞！”呕血数升，伏床不起。召其子斗般嘱曰：“吾死在旦夕。惟有一言嘱汝：‘汝叔越椒，自初生之日，已有熊虎之状，豺狼之声，此灭族之相也。吾此时曾劝汝祖勿育之，汝祖不听。吾观蔣吕臣不会长寿，勃与宜申，皆非善终之相，楚国为政，非汝则越椒。越椒傲狠好杀，若为政，必有非理之望，斗氏之祖宗其不祀乎。’吾死后，椒若为政，汝必逃之，可避其祸也。”般再拜受命。子文遂卒。未几，蔣吕臣亦死。成王追念子文之功，使斗般嗣为令尹，越椒为司马，蔣贾为工正。

却说晋文公既败楚师，移屯于楚大寨。寨中所遗粮草甚广，各军资之以食，戏曰：“此楚人馆谷我也。”齐秦及诸将等，皆北面称贺。文公谢而不受，面有忧色。诸将曰：“君胜敌而忧，何也？”文公曰：“子玉非甘出人下者，胜不可恃，能勿惧乎？”国归父、小子慙等辞归，文公以军获之半遗之，二国奏凯而还。宋公孙固亦归本国，宋公自遣使拜谢齐秦。

先轸囚祁瞒至文公之前，奏其违命辱师之罪。文公曰：“若非上下二军先胜，楚兵尚可制乎？”命司马赵衰定其罪，斩祁瞒以徇于军，号令曰：“今后有违元帅之令者，视此！”军中益加悚惧。大军留有莘三日，然后下令班师。行至南河，哨马禀复：“河下船只，尚未齐备。”文公使召舟之侨，侨亦不在。原来舟之侨是虢国降将，事晋已久，满望重用立功，却差他南河拘集船只，心甚不平。恰好接得家报，其妻在家病重，侨料晋楚相持，必然日久，未必便能班师，因此暂且回国看视。

不想夏四月戊辰，师至城濮，己巳交战，便大败楚师，休兵三日，至癸酉大军遂还，前后不过六日，晋侯便至河下，遂误了渡河之事。文公大怒，欲令军士四下搜捕民船。先轸曰：“南河百姓，闻吾败楚，谁不震恐？若使搜捕，必然逃匿。不如出令以厚赏募之。”文公曰：“善。”才悬赏军门，百姓争舣船应募，顷刻舟集如蚁，大军遂渡了黄河。文公谓赵衰曰：“曹卫之耻已雪矣，惟郑仇未报，奈何？”赵衰对曰：“君旋师过郑，不患郑之不来也。”文公从之。

行不数日，遥见一队车马，簇拥着一位贵人，从东而来。前队栾枝迎住，问：“来者何人？”答曰：“吾乃周天子之卿士王子虎也。闻晋侯伐楚得胜，少安中国，故天子亲驾銮舆，来犒三军，先令虎来报知。”栾枝即引子虎来见文公。文公问于群臣曰：“今天子下劳寡人，行军之中，如何行礼？”赵衰曰：“此去衡雍不远，有一地名践土，其地宽平，连夜建造王宫于此，然后主公引列国诸侯迎驾，以行朝礼，庶不失君臣之义也。”文公遂与王子虎订期，约以五月之吉，于践土候周王驾临。

子虎辞去，大军向衡雍而进。途中又见车马一队，有一使臣来迎，乃是郑大夫子人九。奉郑伯之命，恐晋兵来讨其罪，特遣行成。晋文公怒曰：“郑闻楚败而惧，非出本心，寡人俟觐王之后，当亲率师徒，至于城下。”赵衰进曰：“自我出师以来，逐卫君，执曹伯，败楚师，兵威已大震矣。又求多于郑，奈劳师何？君必许之。若郑坚心来归，赦之可也，如其有二心，姑休息数月，讨之未晚。”文公乃许郑成。大军至衡雍下寨，一面使狐毛、狐偃帅本部兵，往践土筑造王宫，一面使栾枝入郑城，与郑伯为盟。郑伯亲至衡雍，致饷谢罪，文公复与歃血订好。话间，因夸赞子玉之英勇。郑伯曰：“已自杀于连谷矣。”